

現350
42
部22139

第一百三十九冊

卷二百六十三

軼事



新纂雲南通志

盧漢題

纂



新纂雲南通志卷二百六十三目錄

附錄一

軼事

漢

三國

六朝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新纂雲南通志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軼事



舊志有軼事一門錄地方掌故之不屬於各門類者茲仍其舊而益以采訪所得附之篇末云

漢

白國之先有阿育王能乘雲上天娶天女生三子長季二子封於金馬碧雞獨封仲子於蒼洱之間崇奉佛教不茹葷日食白飯人因稱為白飯王迨後有仁果者以慈信治國國人戴之漢元狩間常羌治滇池仁果治白崖兩國角立帝嘉仁果而惡常羌册仁果為滇王仁果子孫不尚采染不殺生命仍號白國傳世十五至龍祐那不變其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軼事 漢

舊諸葛亮定南中封祐那於其故地賜姓張氏改稱建寧國仍長其

民又十七世為張樂進求遜位於蒙氏細農羅白國世絕

大理府志應參閱異聞白國因由

滇王者莊躄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嶲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怙居官者皆

富及累世

後漢書西南夷傳

漢帝既置永昌郡每以哀牢事詢人令為文傳哀牢事時楊子山名終為郡上計吏至京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篇乃歸郡作傳以獻

明帝奇之徵在蘭臺

永昌府志

後漢興平元年蠻夷獻鸚鵡二詔曰往者益州獻鸚鵡三枚夜食三

升麻子今米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國令歸本
土舊志

三國

諸葛亮定南中封祐那於其故地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
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
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晉罷寧州置南
夷府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旃馬動
以萬計其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有
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又有夷經南人言語雖學者亦
半引其語與夷爲姓曰違耶諸姓爲自有耶犯法者輒依之藏匿與
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違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輕爲禍變恃

此也俗尙巫鬼好詛盟拔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
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
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牛羊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
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舊志

越睽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睽駿如羔歲中組莎縻之飲以米
藩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中盧縣城南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漢時
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得馬數十匹送建
業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流涕同上

驃國諸蠻並不養蠶收婆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細織爲幅服之
謂之娑羅籠緞李石續博物志

越睽犀出越睽以陷牢取之每殺則有雷雨同上

梁祚魏國統云西南有異犀三角夜行如炬照數百步或時脫角則藏於深密處不令人見王者貴其角以為簪能消除凶逆此亦外地所產非騰有也

永昌府志

六朝

齊永平中以陳顯達為益州都督顯達一日獠人慢之顯達遣使責其租稅獠師曰兩目刺史尚不能調况一目耶遂殺其使顯達分遣將師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無少長盡殺之蠻獠震服

雲南志略

隋

隋開皇中以史萬歲征南蠻蠻皆降師還復叛蜀王秀奏萬歲貪賂致生邊患萬歲以罪廢乃以梁毗為西甯州刺史諸酋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三國

六朝

隋唐

三

殘何為今將此來欲殺我也耶一無所取蠻酋大悅

雲南志略

唐

初蠻酋張氏名仁果漢末居蒙舍川為在諸部之南故曰南詔詔漢語國君也傳至樂進求為蒙氏所滅蒙氏名細奴邏城蒙舍之龍吁圖而都之國號大蒙自稱奇王雲南建國稱王始此唐貞觀三年也

雲南志略

羅成始得意於六詔蒙氏居蒙舍川號蒙舍詔施望欠據石和城號施浪詔豐咩據澄睽川號澄睽詔望時據浪穹號浪穹詔波衝據越析川號末些詔輔原羅據越嵩號蒙嵩詔是為六詔

同上

唐明皇將封泰山南詔進白羸甚偉潔上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陟之倦禮畢復乘而下至山坳休息未久有司言白羸無疾而殞上

歎異之號曰白羸將軍有司具檀壘石爲墓在封禪壇

舊志

唐時有菩薩蠻不知其義一說開元中南詔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號菩薩蠻因以製曲佛戒律云香油塗身華鬘披首今曲名鬘作蠻非也

同上

南詔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官曰坦綽曰希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曰爽酋曰彌勤曰勤齊掌賦稅曰兵孺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

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搗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凡調發下文書衆邑必占其期百家有總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三十雙以是而差壯者皆爲戰卒有馬爲騎軍人歲給韋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直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努佉苴佉苴韋帶也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直羅苴子統一人望苴蠻者在蘭倉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矛劍短甲蔽胸腹鞮鍪皆插旄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官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

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曰議
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官
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拓東
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臉夷語臉若州曰雲南臉白崖臉亦
曰勃弄臉品澹臉遼川臉蒙舍臉大釐臉亦曰史臉苴咩臉亦曰陽
臉蒙秦臉矣和臉趙川臉王出建八旗紫若青白旂雉髮二有旄鉞
紫囊之翠蓋王母曰信麼亦曰九麼妃曰進武信麼出亦建八旗絳
旂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尙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
羅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於衿唐書南
蠻傳
閣皮和尚乃閣羅鳳弟也羅鳳叛唐遣弟結好吐蕃閣皮有神術人
馬十八騎往來吐蕃不過朝夕唐兵屢敗皆其術也大理
府志

異牟尋先居史城連吐蕃入寇唐將李晟擊破之乃懼改城牟臉苴
咩僭封五嶽四瀆以國界內點蒼山爲中嶽東川界絳雲露松外龍
山爲東嶽銀生部日界蒙樂山爲南嶽永昌騰越界高黎貢山爲西
嶽麗江界玉龍山爲北嶽以黑惠江瀾滄江潞江麗江爲四瀆接點
蒼山之巔添洱河之水立官號曰九爽三託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
蟠桃玉榆東南至於交趾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
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八演從中國教
令都曰苴咩別都曰鄯闡皆中國降人爲之經畫也楊慎演
載記

異牟尋立制清平官以下十司給服祿徙都苴咩城封點蒼山爲中
岳遣烏蠻鬼主孟衡苴來朝復臣於唐與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連
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等三十五城雲南
志略

太和二年蠻有學書子弟在成都者盡得蜀之虛實蒙遣清平官蒙
苴顛大舉入寇取邛戎嵩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南歸

上同

世隆立始僭帝號改元建極世隆自將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渡河
以南盡屬蒙矣

上同

驃國進樂有銅鼓唐咸通末冀州刺史張連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銅
鼓捨於延慶寺以代木魚僖宗朝林霽守高州鄉野牧童聞田中蛤
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
黽之狀豈鳴蛤乃銅鼓之精耶

舊志

西川自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
河蠻旗纒舉望風而潰唐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唐

六

者蠻亦不敢扣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野里人相率數百輩
叫噪而逐之蠻一迴顧卻走入堵牆崩焉白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
怯懦如此又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礮食不
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上同

乾符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
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交
趾之敗望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纒臨遂成灰燼士民無久安
之計駢盡地議築之慮畚鍤將施亭候有警乃命閩僧景仙奉使入
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曰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
樓櫓轟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警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南蠻侵軼西川自咸

通以後劍南皆之牛叢作鎮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駢自天平移鎮成都蠻酋傳蜀軍將至先選驍銳救急人皆披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駢

自淮陽飛章言南蠻心脅惟此數人請止而鳩之
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駘之策也 舊志

道光志案此說本五代
史與綱目異姑載之

段思平六世祖儉魏為蒙氏將天寶十載大敗唐兵神武王閣羅鳳
論功升為清平官賜名忠國拜相六傳而至思平其母過江觸水有
孕生二子長思平次思良思平牧於山中聞為王之讖大明楊詔忌
之思平逃詔使人追之思平遇農人藏草內得脫行至品甸得奇戟
至葉鑑湖得神馬饑摘野桃食之核上有青昔二字思平拆為十二
月二十一日遂借兵以董伽羅為帥進兵大理楊詔據橋不得過是
夜得三夢夢人去首玉瓶去耳鏡破左右解曰大丈夫去首為天王
去耳為王鏡破無對皆吉兆也是日過江有被纓浣衣婦指渡處遂

過江誅楊詔國號大理

阮元聲南
詔野史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唐宋

七

咸亨三年永昌蠻叛姚州總管梁積壽討之之時永昌之西野桑生
石上其材上曲而下直南詔取以為弓不施筋漆而利過常弓謂之

螟弓

永昌
府志

宋

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克蜀欲因取雲南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
蠻自悅服何在用兵於是開邊之費始息

雲南
志略

宋乾德中牂柯入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
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余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詞云
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通音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
蘆能通四海心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元鬢皤
今我聞蘆笙乃在開南橋短歌和長謠從夕至侵朝悲亦不在聲歡

亦不在聲昔笙與今笙不是兩蘆笙史科

段素馨宋慶曆中嗣位性好狎遊廣營宮室於春登隄上多種黃花名繞道金陵雲津橋上多種白花名縈城銀稜每春月必挾妓載酒白玉案三泉遡爲九曲流觴男女列坐門草簪花以花盤髻上爲飾銀花中有素馨者以素馨最愛故名又有花遇歌則開草遇舞則動素馨令歌者傍花舞者傍草後以荒逸失國志舊

宋儂智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借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適罷去轉運使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特擇蜀郡勸民遷入城郭且令逐縣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懼甚洵洵待亂文潞公彥博爲長安帥知西蜀無武備即車載關中器甲入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帥成都於道見所運關中器用即令

所至納下又罷所添弓手蜀人聞之皆安歸田畝安道徐聞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蕃牙郎號任判官者所爲遂呼至成都詰其敢虛聲動搖西蜀狀將斬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數十口繫雅州獄身自入蕃窮問智高指實逾月不至請舉家爲戮安道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爲南詔所殺安道乃釋任而奏其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知智高存亡故未盡賞戰功至是乃命加賞將吏上同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黃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閒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度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

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作與巴娘令與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於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仔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詞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鮮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岳珂程史

曾祖侍紹聖經筵至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時歸明人觀察使黃璘措置廣西邊事招徠大理國進奉朝廷疑之下本路帥臣究實曾祖抗章僞冒忤蔡京意乃落職宮祠及紹興三年宰執進呈廣西宣慰明橐奏大理進奉及買馬事高宗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曰進奉實利於賈販進奉可勿許令買馬可也宰臣奏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爲鑒當日言者深知其妄黃璘以是獲罪蓋謂是也當亦載於國史

周輝清波雜志

王伯厚詞學指南載宋重和戊戌以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主謝賜歷日爲表題試士觀此則重宣之際宋人未嘗無意於雲南特力不能及耳指南載詞學題名戊戌中試者爲崔嗣道宇文彬張守三人

宋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觀音保等二十二人至橫山砦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遺遺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赴三衙餘以赴江上諸軍兵制

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西人言其國有五經注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歷諸書呂東萊曰唐太宗帝範十二篇五代喪亂書遂缺今上征雲南楚夷始出以獻舊十二篇始復完兵制

乾道癸巳有大理人至橫山議市馬出一文書字畫有法所須文選五臣注五經廣訓諸書及浮量銅器並椀諸物其後云古人云察實

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己之人幸逢相謁言固未同情慮相契吾聞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會者豈不習夫子之言哉續寄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之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且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爲蜀患拒卻之宋史席旦傳

宋蘇子瞻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所賣蠻布弓衣其紋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云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捲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欄堆愁女媧大明廣廷踏朝賀雉尾不黏埽宮韉宮中才人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子瞻以歐陽公尤知聖俞者因以遺之歐公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

所斷距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物爲琴囊二物歐公謂真余家寶玩云

舊志

宋時雲南有鄭姓者兄弟三人皆從征苗蠻死後勅封爲靈王廟在

靖州會同縣

同上

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字猶有用囿字囿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禮國今其國只用理字

桂海虞衡志

元

鄭鼎遷陽城縣軍民長官庚戌從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蕃諸城抵雪山山徑盤屈舍騎徒步常背負憲宗以行敵據扼險要鼎奮身力戰敵敗北帝壯之賜馬三匹至金沙河波濤洶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俄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宋元

一一

圍大理晝夜急攻城陷擒其主大理平師還命鼎居後道經吐蕃全

軍而歸

元史鄭鼎傳

仁傑父賁嘗治室於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語云匹夫無故獲十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太弟受詔征雲南駐六盤山乃持五千金往獻之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即召入宿衛其軍帥怒賁不先白己而專獻金下賁獄世祖聞之大怒執帥將殺之以勳舊而止

元史賀仁傑傳

天歷初雲南大擾武昌運米至八番一石用楮幣一千五百貫

研北雜志

元末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明玉珍兵亂懼爲所掠乃改妝冒男子混處民間既而被擄居戎伍中七年人無知者後從玉珍攻雲南邈

迨其叔父贖之蜀人稱韓貞女云

舊志

世祖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萬戶呼圖克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鄂爾和達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縹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南甸阿禾告急呼圖克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呼圖克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筩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呼圖克曰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爲一隊鄂爾和達以一百八十七騎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濤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呼圖克復列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

走追破其十七寨還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呼圖克傷收兵明日追之至于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鞞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米阿昌邀殺歸者無幾官軍負傷者雖多惟蒙古軍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死者

元史緬國列傳

明

明初段寶詣金陵歸款時有巫女歌曰若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諧諧園中花樹千萬朵別有明主來寶數日卒

大理府志

黔甯王沐英征八百媳婦經露頂山山頂有石壇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羽仙成道於此道成之日太華少室夫人師仙官降壇設金臘果木陵子食之餘藏於櫃今壇東石櫃是也英極力舉之櫃忽開內有

朱字四行云翁臺方龕神驚鬼驚啟食其力海東沐英益異之遍視櫃中有木陵子三枚似棗核而青色英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八百媳婦就於山上刻石紀功而還逐鹿記

王執甯州衛指揮明洪武十四年冬王師平雲南十五年師至臨安元分省右丞伍歹歸款遂城臨安建置府衛命王執等留兵鎮之明年秋七月雲南所在皆叛前石屏州知州馬黑奴構扇諸部叛連兵屯海東去府四十里列營七待諸部來攻城執等帥師夜襲破之追至異龍湖又破之馬黑奴逸擊其所部於西山楊州莊皆大破之由是臨安軍勢大振石屏州志

臨安城建自明洪武十六年城東南維起高樓俯視瀘江懸鐘其上徐伯陽云金爲水母母鳴子戀故少水患鐘製高八尺聲洪遠特置

司鐘按鳴不時城中人物大盛其製廢瀘江水時溢矣舊志

元江自明洪武建學後從未有土著登科第者忽正月朔日有瑞鳥自南來高盈尺文成五色飛集聖廟內翔舞和鳴踰時乃去是年文武中遂有聯捷者元江府志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戍雲南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在何處家人以西南指之遂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瞿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尋父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伯兄子往而兄子亦尙孱不能代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往雲南始得歸其父

也

李文耕
孝弟錄

建文名允炆明太祖之孫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太祖崩以皇太孫即位改元建文諸王皆以叔父行據方鎮元年七月燕王棣舉兵反六年燕兵犯京師至金川門谷王穗啓門納之須臾宮中火起皇后馬氏崩帝倉卒間忽內臣昇一篋至且述高帝遺命曰後有急即出此啓之得度牒三日應文應賢應能僧服如之於是帝及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並爲僧編修程濟爲道人從宮中隧道出時從亡諸臣史仲彬郭節馮淮廖平金焦黃直陳亨梁良玉王資等自秦淮水關出諸臣稱帝曰大師云師至鎮江會於史仲彬家至襄陽王廖平家遂行明年乃永樂元年師入滇居永嘉寺惟應賢應能及程濟從二年師去滇入蜀又入楚入吳至史仲彬家一宿入天台三年復入蜀郭節黃直迎居於大竹縣之善慶里四年三月入滇居西平侯

沐晟家明日去明年有言建文匿晟所者使使察無跡是年師結庵於白龍山六年師在白龍山金焦郭節黃直來七年去滇入蜀居善慶里八年三月還白龍山在庵憔悴夏月患痢不能出山覓膳適史仲彬偕陳亨郭節訪至建文相對大慟各獻方物仲彬獨豐留一月彬請行建文曰汝遠來固當久留因問其子之年歲能幹欲爲官否彬對曰必不敢相與唏噓久之始行主臣慟哭失聲七月師避偵者他去九年有司毀白龍山之庵是年應賢應能更結庵於浪穹師居之十年師在浪穹三月應能卒四月應賢卒十一月馮淮黃直來十一年師南行至蠻甸十二年師在浪穹十三年師去滇入衡山還至馮淮家不遇歸值淮及黃直於途俱病師留視之二人卒葬之乃還十四年師在浪穹十五年別築室於鶴慶山中史仲彬來白龍舊處

庵毀問僧徒不知所之史私泣曰彬不遠萬里來得見一面死且瞑目不則得一音耗歸家亦安凡值寺觀靡不拜禱尋歷數郡幾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忽遇一比邱指引乃得至師處留彌月歸郭節之弟子了空來云節已卒十六年師至黔來往於鎮西廣順之間十七年在黔十八年入蜀登峩峩十九年去蜀入粵十一月還鶴慶二十一年去滇入楚二十二年入吳遇史仲彬因至其家二十三年太宗崩仁宗立明年爲洪熙元年師渡海登普陀巖遂還鶴慶仁宗崩宣宗立師憮然曰吾其免夫時出亡二十五年矣涉歷遍天下恆以滇爲家先是太宗永樂八年使給事中胡濙劉傑御史史濡工部尙書嚴震太監鄭和假他事往來南中物色之一日震忽遇師於清水關道上相持而哭師曰何以處我對曰上自行臣計之熟矣是夕震至驛

亭自縊死是時偵者頻至師作四愁詩以自傷最後命濙駐湖南偵師凡七載始報命太宗夜召入寢殿問狀濙對曰某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無能爲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聖德在彼獲終餘年太宗頷之自後遂罷四出之使者宣德元年師在鶴慶使程濟往河南視王資金焦未至而資焦卒二年師在鶴慶八月麓川寇至師去滇三年在道間史仲彬獄死哭之五月從西陵入陝十月至漢中四年五月還浪穹庵燬仍還鶴慶五年師在浪穹爲文哭從亡諸臣之死者且命程濟各爲之傳藏山巖中六年二月師去滇歷秦蜀楚吳越踰嶺至桂林凡六年而後還是年宣宗崩英宗立明年爲正統元年師欲東歸年六十有二矣遜國初爲僧十二年學易十五年觀佛書疏楞嚴法華署曰文和尚又二年蓄髮爲道士講老莊又

七年復爲僧又二年復蓄髮爲道士未幾又爲僧時從亡諸臣略盡師每一念及輒悲感累日不食故有東歸之志程濟力諫阻之乃止三年師有主庵之弟子應知道去師慮迹露與程濟急行入粵西居橫州之山寺四年濟請師還不許五年復入黔至貴州之金筑司題詩羅永庵之壁上會有同寓僧竊詩報思恩土知州岑瑛所自詐言是建文帝者械入京同寓諸僧俱逮遂及師時程濟已九十餘髮盡白負橐以從九月師至北京御史鞠他僧坐誣妄論斬英宗使舊時中官吳亮來視師言亮常舐食子鵝肉事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歸而自縊或曰吳誠非亮也詔迎師入大內帝在演常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又題羅永庵壁云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命程濟作圃因作歌曰菜色青兮菜根辛兮菜兮菜兮似予情兮又有澹菜歌云老菜根老菜根名固賤用何尊種鋤和尚走灌溉道人奔長雖新地力成實舊天恩休厭淡莫嫌村嚼來滋味勝雞豚虧他日日飽黃昏聊將性命存師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爲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舊志明建文君自金陵失守即祝髮爲僧與從亡諸臣潛出大內未幾入演常往來黔蜀及粵西諸禪寺一日至寂照庵住宿行腳蕭瑟人無有知者及

去留詩其地人見之始知爲建文君詩曰斷絕紅塵法守宗清高不
必世人同牢鎖心猿歸定寂莫教意馬任西東禪杖曾挑滄海月蒲
團又接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坐向天涯說化工又大士偈曰以
觀觀音觀何所起以音觀觀觀何所止當時甚密人莫明言其詩至
今傳之今其上有玉皇閣極小而高峻人以爲即昔日蒲團潛駐之

處

廣通縣志應
參閱宗教考

龍者甯明阿雅長官司也因叙功久滯京師永樂十三年八月帝夢
南門一柱將倒忽一龍扶之次日早朝查百官龍姓惟者甯一人自
南方來帝悟救命兵部准前功禮部造印章以者甯爲長官司開化府志
明土司龍撤遊馬本見一白野豕追至南丹隱不見取礦試之有銀

遂開南丹廠

同上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明

一七

楊益字用修安甯人明永樂中以貢入太學先是成祖夜夢赤龍扈
從若扶掖之狀次日視朝畢獨見益以國子監隨朝著赤氎衣於藍
衫內上大悟欲以卿貳待之冢臣謂非例遂授兵科給事中歷二科
嘗召以對奔上時手撫之恩遇篤至暨仁宣二朝乃出守漢中調成
都多惠政告歸

舊志

永樂間張洪使緬甸召通事訪問通事曰緬蠻甚倨傲聞朝廷使臣
來別創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城閉其從人於外使徒行延登草樓
緬人則南面與語率以爲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土甚惡至者居
半日盡病三日後死者相繼而十無一還洪入境遣通事諭緬人撤
去北面之樓且告以中國禮爲官者出行者皆避路不則箠之宜告
緬民避路無遭箠也乃選敢死士二十人攜刀執杖將入城洪立馬

城下叱緬人闢門不聽遂箠之排其門入至宣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重而立以鼻勾絙請使臣下馬即命拔刀砍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迎勅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禮並擅殺鄰封宣慰罪那羅搭不能答但云請就飯明人回覆既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麾出命易生牢來饋舊聞緬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欄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潰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必死若饋生牢必俟之五日無毒然後烹用掃除營內無容穢物於營外百步許爲廁滿則實之以土更爲別廁三日軍無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較嘗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獻遊行必防其毒緬人嘗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洪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

父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犯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瘧予以平胃加柴胡治之多愈至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沒於彼即命官旗焚收其骨檢點隨身行李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爲神明

泳化續編

明宣德年有和尚自江南來此見巽峯山下地脈氣旺因大笑坐化其徒即葬於山立塔以去人至今傳之

巽我縣志

正統三年雲南總兵太傅黔國公沐晟於平涼草場選其所有良馬送赴甘肅備用上遣勅嘉勞賜白金一百兩綵幣紗羅等物

王圻續文獻通考

雲南曲靖府眞峯寺碑略云明正統中眞峯有鏡中長老晝夜不寐者四十餘年夜嘗以素珠撒地一一探之仍集成串以煉睡魔某邑有節婦年七十餘臨終授百錢於子孫婦光磨如鏡字迹盡滅曰此

我守節五十年每中夜慾心一熾即撒此錢於地比暗中摸取完慾

心消矣

嘯虹筆記

成化間錢能以太監鎮守淫虐民不堪命王恕至能虐斃稍挫深不便之乃以金寶廣賂權要遂召恕還民謠云王恕再來天有眼錢能不去地無皮

舊志

王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籬一服無紗羅日給唯豬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其告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鑄其詞而焚香禮之後巡撫雲南回錢塘吳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彝亮回能問這巡撫比王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大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不然這樣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明

一九

官兒只好與他提草鞋

秋山偶筆

成化二十三年其國中同阿立以兒納的遊中土四十餘載欲往雲南訪求乃攜寶物至滿刺加附行人左輔舟將入京進貢抵廣東爲市舶中官韋春侵剋阿立怨赴京自訴禮官請估其貢物酬其值許訪兒於雲南時春懼罪先已夤緣於內帝乃責阿立爲間諜假貢行姦令廣東守臣逐還阿立乃號泣而去

明史天方國傳

永昌施甸長官司舊廣夷州也地名鐵毛嘴有智井深窅莫測明宏治戊午冬有莊指揮出獵縱一鶻搏雉隨入井左右逐之至井邊鶻雉復騰起聞井中嗚嗚有聲徐察之人聲也莊命引繩下曳之乃一婦人衣觸風皆碎氣息僅存徐飼以粥逾月乃言其爲大理楊拱妻張氏也從夫貿易於施甸夫素惡婦給以歸里至井邊縛手足推入

尋下大石有崖蔽之得不死俄而繩索漸斷掬水以飲經四十餘日既而髮脫殆盡莊以白於直指杖其夫而歸張氏於女家志舊

彭綱清江人明宏治中督學雲南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枝紅鸚武刺桐花雲南名鸚哥花形酷似之彭詩本四句命吏寫刻遺其一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同上

明正德間賓川州北力角營遇賊村人皆避惟卜御連環二人持棒與賊鬪良久人謂其必死頃之賊奔退後村追得一賊問之賊曰彼時見關聖綠袍赤馬揮刀下來是以逃也大理府志

滇俗九月朔日至九日禮斗最虔明正德甲辰永昌地震民居甚圯惟真武觀屹然如故禮斗人居其下無一傷者滇略

道光志案正德無甲辰恐係甲戌之譌

宛委餘編云甲戌余從典屬國所以旅葵全文合象胥九譯而書之爨蠻亦有字形如蝌蚪阿呵所制也昔滇有緬字生凡徼外貢夷至則召而譯其文有緬字館在布政司東南為講習之所今已圯又十八寨在巴盤間為盜藪明正德庚辰巡撫何孟春集兵勦之有白蟒自寨中飛出又有怪石賊每聞兵至則祭以邀福後祭之忽作聲賊知其必殪相率號哭已而羣醜就戮孟春賦詩紀之詩云石不受祭蟒猶知退爾賊爾糶如何無畏石祭聲悲蟒飛避威爾賊爾糶如何無思糶維賊首為惡滋久妄大自驕維固是負賊本糶維亦廣有徒寨以為居洞以為通嗚呼爾糶毒同於蟒嗚呼爾賊頑匪石狀彼蟒改圖吾無難誅此石路隅今常儼如爾衆其伏天地維育爾賊其縮昆蟲何蹴而弗事蓄畬而弗供征輸而專意劫刳而竟違招禍以干

吾戈鈇鳴呼爾寨可終居乎而硿可終通乎又云石有聲賊當滅白
蟒去黑羅磔庚辰秋半兆先決壯士當場氣何烈巡按御史親持節
既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盤山失嶮正德十五年十月摩崖碑爲誰
設此石鳴聲得昭雪都堂此時刻石勒垂誓將來柱毋折黑羅宗子
頭已截羅黨再來羅種絕舊志

武宗正德十五年平十八寨北勝州兵護守彌郡鑿碌巖石取蜂蜜
多病卒巖中響聲數日祭之乃止至今北勝兵每歲遙祭古今圖
書集成

康熙壬子入蜀過新都縣假館楊升庵先生故第瓦礫之間有二桂
樹尙存丙子再入蜀詢先生第已爲尉署訊二桂樹猶在爲之感歎
得簡紹芳所著年譜讀之先生以嘉靖甲申遣戍永昌衛初至滇病
憊方就醫而巡撫黃衷力促之去賴巡按御史郭楠清軍御史江良

材營護不死其後七十二歲歸蜀嚴檄催赴戍所遂以是年己未卒
於滇時巡撫游居敬也郭楠旋上疏請宥議禮諸臣下獄君子小人
其用心不同如此王士禎蜀
隴餘聞

楊慎戍永昌遍遊諸郡所至攜娼伶以隨蠻酋欲求其詩翰不可得
乃以白綾作械遺諸妓服之酒後乞詩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揮滿
裙袖酋重購歸楊後知之更以爲快又慎在滇中有懷歸詩星橋南
望沉犀渚雪嶺西連抱洱河關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遞別離多汀
洲春雨塞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尹卜生涯聊聽楚童
歌後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撫臣王忬者忬俗戾人也使
四指揮以銀鐙鎖來慎不得已至滇則曷以墨敗然慎遂不能歸病
寓禪寺以沒又永昌張志淳爲太常卿時與新都楊廷和友善一日

廷和偕弟廷儀暨二三僚友集志澗宅分韻賦石榴詩客有得張字者難之志澗子含方七歲在側曰何不用張騫故事坐客皆驚明日廷和亦攜子慎來慎年與含相若互相辯論各不能屈遂訂爲終身交後含舉鄉薦不仕慎亦謫戍永昌復與含詩文倡和以垂老焉舊志升庵久戍滇中婦黃氏寄一律云雁飛曾不到衡湘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逢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又一絕云嬾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杜鵑又黃鶯兒一詞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升庵別和三詞俱不能勝並載於此其一云夜雨滴空階傍愁人枕畔來鄉心

一片無聊賴淚眸懶揩狂歌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懷抱幾時開其二云霽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鴻黃昏新月絃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其三云絲雨濕流光愛青苔繡粉牆鴛鴦浦外清波漲新篁送涼幽芳弄香雲廊水榭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同上楊升庵丹鉛錄曰元天曰山釋明本有九字梅花詩滇南唐錡以爲不佳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臨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又詩話云予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蛻下飲澗水日射其旁如盼睐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自謂切景

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偶閱莊子日中方晚衍義云日斜如人睨目遂改作晚日對渴虹字始稱愈光曰渴虹晚日古今奇句也又漁家傲詞自序云宋歐陽六一作十二月鼓子詞即今之漁家傲也元歐陽圭齋亦擬爲之專詠燕京風物予流居滇雲廿載遂以滇之士俗擬兩歐爲十二闋雖藻麗不足儷前賢亦紀并州故鄉之懷耳其調有云四月滇南春也遲入節常如三月裏共傾浴佛金盆水五月滇南風景別清涼國裏無煩熱雙鶴橋邊人賣雪六月滇南波漾渚東寺雲生西寺雨水椿斷處餘霞補松炬熒熒宵作午蘭舟桂楫喧簫鼓又云八月滇南秋可愛紅芳碧樹花仍在又云臘月滇南娛歲宴家家玉餌雕盤薦皆實錄也滇人謂虹爲水椿歲暮蒸白粲搗爲丸以雕盤盛之薦於祖禰同上

世宗嘉靖六年武定日暈兩重旁有黑雲如蛟時土司鳳朝文叛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武定府志

明陳綸養子狷閩人也與綸親子聽交相愛並試弟子員學使者察其閩籍黜之狷不得已歸閩登嘉靖辛卯省試聽亦歷官中原遇於逆旅悲喜交集聽宅有金梅甚茂後忽枯一枝心異之未幾狷計至逾年復枯一枝聽大異之俄而卒人奇其事作金梅傳舊志

景東山中有蒙肚花生樹皮上如蘚土人採以用蠱欲人醉死則醉往採欲人淫死則淫往採欲人狂爭死則狂爭往採及毒發一如其狀嘉靖丙寅千戶陳祺奉命往景東賜知府陶金金帛祺善署書金厚款之請書匾額祺醉墨瀟灑其錦袍金恚以蒙肚毒之歸發狂死

後雷擊其樹今無

志明

郡城北聖母祠有一石相傳一夜雷雨中飛來隱隱有人形二遂祠以爲神祈嗣多應明知府鄭重威爲之記今易名曰廣赤宮

臨安府志

鄧漢郴州人明萬曆中巡按雲南詩云地控雙關金碧雲開兩迤東西盈尺海波瀾瀾四時草色淒淒峯頭半起雲彩江曲初生月牙荻岸蘆洲相向碧雞山下人家細雨斜拖白練春風自剪紅羅感此驚心濺淚故國歸去如何沙木和邊月白花橋關下雞鳴風遞一聲畫曉星殘幾點松明又有日出高原煙水雷鳴初樹田疇注云滇俗瀕水處皆稱海子呼雲爲雲彩初生月日月牙畫角爲畫曉松炬爲松明高田爲雷鳴田謂雷鳴雨沛始得種也拖白練鳥名剪紅羅花名沙木和花橋關俱地名

舊志

李象山先生桂明滇之阿迷州人壬戌進士授京倉度支普名聲賂

魏璫黃官取同郡印結公知其反將不從遂逮獄普聞之火其廬墓居常必糲食荐草則吉若冬著綿米稍白則病囊具蕭然破帽短衣畦菜金陵漢西門值左轄山東孫肇興是其年友騶從訪之公負鋤不顧曰想另有李桂明我非也

座右編

明天啟五年東街居民李發陽素畜一虎皮牛每放漱玉泉旁日落後發陽尋覓必騎而歸一日往尋時已昏黑茂林陰翳中見一物臥地即騎上其物大驚躡起丈餘飛騰而去李方知其爲虎也兩手緊拿其耳兩足緊抱其脅越山踴澗頃刻至宜良一夜往復數次其牛自回家人疑慮查訪無跡至次日發陽騎虎在陸赫嶺畔其虎奔馳一夜已覺勢衰力竭家人集衆擊之虎斃發陽已黏帖虎身兩手如拳不能開兩腿肚被虎後足抓去將盡見骨調治半載始愈後閱九

年而卒

激江府志

太和縣南鄉民李士桂家世業農畜水牛二隻至夜一牛不歸士桂往尋昏黑中月色初上見田中有獸臥焉鼾聲雷鳴誤爲己牛罵曰畜生如何此刻不歸隨即騎上將摩其角角不見但聳毛耳兩隻遍身理色斑然方知是虎急不敢下虎被人騎騰身躍起咆哮叫號士桂念下背必爲所啖於是竭平生之力緊握其耳至於穿破耳輪手愈牢固抵死不放虎性猛烈騰山躍水爲荆棘所傷次日辰刻力盡而死士桂亦僵仆虎背氣息奄然家人尋得抱持歸家竟獲重生兩脚上爲虎爪所攫肉盡骨見醫逾年才得平復

袁枚續齊諧志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明

一一五

憚之不敢輕入廟尙存

元江府志

明緬酋岳鳳攻順甯陷府城逆黨焚掠諸寨殺官害民爲禍慘烈其初欲攻永昌恐不利又欲攻順甯慮無所獲乃執一孕婦祝刀以祭曰男則利永女則利順剖之得女遂引寇犯順甯於乎緬酋亦人殘忍若此求不死於斧鑕者得乎

順甯府志

劉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緬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土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繡纏身隨拍騰蹋

舊志

永昌法明寺古刹也有鐘甚巨有奇音故以爲勝景之一明時鎮守內臣某聞而悅之欲以進上遣夫數百人舁之抵瀾滄江爲龍吸去

永昌府志

明臨安王得民買屋城外天井中鑿魚池三尺許得大石板起其下有
小方塘四周甃甃中一小几几上燈一盞書一册開視兵書也未
載採戰引魂二方得民試之殊效其引魂方於婦人則呪一物與食
婦夜即至於女子則得其生時呪之無不驗其弟恩民爲諸生聞而
借觀得之即棄書水深處兄大悲然無如之何其後恩民成進士位
至中丞人謂棄此書之功也志舊

明蠻哈守備李天常將之任道經橄欖坡有鳥竟夜哀鳴天常詢之
土人云自思正死後即有此鳥已三年矣天常祝之曰若果思正當
爲爾復讎後遂寂不鳴永昌府志

蒙自有張王李杜段何楊七姓同祖於九隆居蒙自最久明時有杜
雲程者以明經教授武定置杜氏鼻祖墓碑西郊盡書其遠祖之名

自南詔始歷元至明凡數十人歲時伏臘七姓之裔合祭於墓蓋亦
有古人之意古今圖書集成

世傳烏蒙土司祿氏原駐古寨涼山地狹勢弱畏威甯夷曰阿底綁
劫踞山不敢下坪當日夷戶星散居無村落兼以林密箐深亦不知
其荒壩廣袤若干嗣有夷人捕獵者弩箭中麕縱犬逐之追至昭坪
麕忽不見獵夷覓徑歸報聞土司祿氏道及海壩平曠並土沃泉甘
祿氏聞喜整飭夷兵假以捕獵爲名潛至其境暗殺種人馬湖子其
地盡歸祿氏方徙居之海壩舊圃即其故址也昭通府志

洞庭賀澤民按察雲南時分巡騰衝等處討賊因染瘴癘腰股發熱
有監生殺犬煮餽之令空心恣食飲酒數盃即溺溲少頃清利其脹
漸退蓋犬肉能治瘴也客座新聞

甯州王士章妻趙氏父琦爲保定府知府時趙氏幼從至署中嘗晨起盥沐直金簪壁間盥畢索之不得後士章亦任此趙氏復從至署向舊日遺簪處舉手探之而簪在焉咸驚異士章並賓客作詩以紀

其事

臨安府志

崇禎間順甯卡思凹夜半地中忽起火方廣丈餘上升北過枯柯壩

隕於沙窩寨後是歲瘴疫大作

古今圖書集成

崇禎間郡東木龍里彝人入山火地忽林谷如雷之聲殷殷可怖忽見一物如牛而大色青黃獨角一觸崖石裂且墜夷人開毒弩射中之牛逸去數日死於壑知府張鶴塘遣人覘焉反命曰乃山犀也

同上

明季沐國公遣人送匹馬於雲南撫軍其色黑胸有白毛如月名捧月烏騅來自西蕃龍種也撫軍文吏不知珍貴豢之羣馬中漸至消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明

一七

瘦不食一人請於撫軍曰駑馬以安閒飽芻則長牒駿馬以馳驟出汗則不生他疾譬如有才者利見用也撫軍許可出廐試之此馬不受羈絡無敢控馭之者其人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躡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復下而籠之轡之帖然與常馬同躍而縱之兩耳但聞風聲而目不能辨所見約一時往回越百數十里視之周身流血撫軍以爲傷其力實血汗也自此騰躍超羣皆以爲千里馬噫向使是馬也不遇其人之識眼不幾湮沒於撫軍之廐耶

徐岳見聞

錄

永嘉王子孝諍隨其父鍊之任竹山教諭其邑藍氏女夢有都御史來遊園主人奇其夢詰且伺之乃子孝也即以是女妻之後果至僉都御史先是巡按雲南劾沐黔國罪狀離任數舍忽有物動搖喉下

公疑爲蠱毒所中乃以己意研辰砂並燒酒飲之物則下搖隔間又飲又下至腹腹遂大痛瀉出生血如鼈者數千百而愈

勞大與甌江逸志

永昌城北有毒水人畜誤飲立斃昔有江西人至此曰此毒必在源頭處宜窮之因跡至山中水所出處見一蚤蟲大如豕子取而焚之

腥聞十餘里其毒遂絕

永昌府志

有紳宦於滇某路參將送烏斯藏佛一尊高不及尺並銅龕一座云於某河中放光沒水所得供一僻靜處夜深月黑虛室生白童子窺之佛頂一線白光照耀室中疑有珍寶在內取之乃貝葉番經一卷舍利子十餘顆一童子分得五顆藏一匣中其五色變幻者隨即失去一顆色白不變者不走後修東塔藏之塔中

徐岳見聞錄

緬僧有邪術能以他物易人臟腑肢體名曰飛歹又有夷人以藥毒

人能限以時月遲速時至藥發必死昔有人貿易夷地其主家屢毒之不死乃以實告曰吾毒君十二次矣而不死君福何大也其友密求其術蓋以香櫞爲末每早滾水服一刀圭遇毒則必吐出無害矣

雲南皆蠻夷之地此等惡俗往往有之因並錄之以爲客夷地告

永昌府志

初安南之北雲南之南爲八百車里老撾木邦諸彝有孟密者舊屬木邦木邦有女名囊罕弄嫁之孟密其父愛之盡以寶並媵焉孟密以是日富强與木邦相攻兩家俱訟於朝孟密以寶貨賂二萬自兵部諸津要多受其賄者安草勅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有可分分之語宗覆奏如安指於是孟密得立爲安撫司宗盡以所侵木邦地畀之而木邦勢寢弱反出其下雲南之患由此起至今爲梗云

震澤紀聞

明末琅司有逆夷之變遣僞官按視屠井民禱於關帝廟縱一雞祝

曰雞飛去則勦雞乃飛入神座

琅璽井志

太監錢能女真人也兄弟四人俱有寵能號三錢其鎮雲南怙寵貪淫古所未有嘗有二事可資笑噱一昆明有富家翁病癩其子頗孝則執其子曰汝父癩傳之軍士不便且老今將沉諸滇池其子出厚賂乃免一王其姓者以賣檳榔為業致富人呼之檳榔王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惑眾僭號二字王乎亦出所有賂之始釋去

師範滇繫

李定國聞桂王被執遂死於景線所葬之地至今寸草不生夷人過者必稽顙跪拜而後去

永昌府志

鶴慶楊光祿掄擢明萬曆癸丑進士官行人乞假歸里至關嶺道拾一香囊上書天妃二字抵家患病疑其為祟禳之就痊入都即有册封琉球之役領勅內有天妃勅一蓋航海所崇奉之神也乃知天妃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明 清

二一九

殆預洩其機云

採訪

鶴慶觀音山楊某站民世居山後大樹關年逾一百六十歲嘗言於土驛丞曰親見公家祖孫六世矣其子百二十歲孫八十歲子死日其孫尚入山伐竹牧羊而某尚存特不能步履耳此崇禎間事郡志謂郡山川靡固登百歲者頗多不能悉舉理或然歟

採訪

清

清初江甯人鄭相署石屏州為叛將所殺州人祀之降乩云為本州城隍之神遇有疾者乩方輒效州紳謝君符築巖北山為躬耕之計山下田高苦旱鄭降乩指方向鑿之果得泉以資灌溉

康熙志

郡城西北隅有岡曰象鼻嶺相傳洪武間徐伯陽築城言此嶺係白虎口過狹宜培不宜去後沙定洲叛人恐城低接嶺守不能固掘斷

之深入丈餘得銅秤一銅尺一神像一城隨不保今則隆然漸復矣
朱服遠遙授部郎丁亥守曲靖郡城破不屈爲川逆刎手不食而死
二兄賓遠任陸涼州己亥城破投崖而死兩亥伯仲相繼歿真不愧
先榮祿公之教矣潮音哭有詩云誓守封疆伯氏擒忠魂碧血晝陰
陰賊非莽操姦何毒地處滇黔禍更深一死以酬君父志此生不負
聖賢心於今身後孫連舉節孝根芽萬里森紫兒哭有詩云禍及全
滇丁亥春垂髫小住未回閩百年同祖荆三幹萬里離鄉父一人亂
後音書今始見生前忠義此時真欲知浩氣乾坤滿斷臂投崖血尙

新編

蕭參軍出鎮雅黎其妻流寓楚雄聞清兵至泣將七歲子託於家丁

手刃幼女取壁間舊句驛梅驚別意隄柳暗離愁十字離合成詩馬
革何人能裹屍四維不振笑男兒幸聞碩果存幽閣驛使無由到雅
黎木偶同朝止素餐人情說到死真難每牽幼女齊含笑梅骨稜稜
傲雪寒苟合何如決意休文姬回漢總堪羞馬嘶芳草香魂斷驚醒
人間節婦流口中節義是誰無力挽山河總是虛刀鋸不移巾幗志
別無沾濡是吾徒立也悲傷坐也傷日沉誰與起殘陽心憐夫婿兒
還幼意慘蠅汗女伴娘士兵劫去又官兵日望征人不欲生匹練有
緣紅粉斷隄邊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冠蓋凋夕陽古道冷蕭蕭耳
邊似聽貞魂泣柳絮因風落爲招日前送別唱陽關立意當如張別
山音信須憑隴外寄暗傳夫信已投繯凶莫凶兮國喪亡內庭無救
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用離卻塵囂骨也香禾黍離離最可憐火焚

誰與救眉然心灰猶念舊夫子愁盼妻孥盼杜鵑題畢自縊死時爲己亥之春

續人鏡 陽春

雲南五華山永歷故宮在其上順治己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自黃草壩入省城永歷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

鈕琇 觚賸

微雨獨高山寺大雨如注若鳴雷者久之及天晴忽山崩一大石正覆其屋穀無一粒存者又騰越界頭居人亦有積穀待價者忽風揭其倉穀隨風飄去數十里外亦無一粒存者

永昌府志

普洱入思茅古道甚險康熙二十年車里有神象出普夷人迹之自普而返象從一高嶺奔行人步步追之遂成通道即今之斑鳩坡也今普藤河畔有象足跡大如斗

康熙志

十月二十九日王師平雲南僞洪化吳世璠及三桂婿郭壯圖俱自殺逆黨方光琛李本深馬寶胡國柱夏國相巴養元趙國佐等以次伏誅當三桂之窮迫永曆也永曆已深入緬甸三桂率兵徑至阿瓦檄取之緬人懼送永曆暨太后中宮太子赴三桂營未幾俱遇害此壬寅四月事也是日天地昏黑風雨雷電交作滇人皆爲出涕及世

璠敗亦投緬國緬人以其不義拒不納於是吳氏無少長俱駢戮論者謂三桂世受明恩乃於其子孫不遺餘力卒之白首稱兵妄覬非分荼毒生靈此誠覆載所不容也故不及數年遂至舉宗被屠骸骨不保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董含尊鄉賢筆

建水李建白語多奇驗辛酉科鄉試人問解元中何處白曰中在節上榜發趙節發解癸酉科人問鄉試題目白曰不知又問曰不知不知又不知後題目乃孟武伯問子路仁乎一章

臨安府志

金塔在橄欖壩內高十數丈飾以金逆夷刀正彥築時有塔存與存塔亡與亡之誓雍正八年五月十三日壩內電掣雷轟其塔倒圮次日戮正彥於市

雍正志

老蕭陝西漢陰人素貧路拾遺金三十兩尋失主還之失主願均分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清

三二一

笑而不納人咸重其義請於官獎之蕭曰我小人也非為利又豈為名又有兵丁黃元宗路拾銀六十兩尋失主不獲言之官後失主認回重謝之分釐不受老魏二塘人失名家極貧逐末於安泰橋一日拾遺金十五兩坐俟其主經宿未見次日失主沿街尋覓魏訪確還之知縣曹國弼旌其德

開化府志

乾隆壬辰銀江水大發衝壞民田無數左所營糧田衝坍數百畝田底坍出大木二株大徑數尺長六七尺色黑而堅乃數千年物不知皇古以前地下何以埋此木也殊不可解

景東廳志

嘉慶壬申年虎邱山脚土崩現一穴深約丈餘廣三四尺許兩旁甃以甌極整齊狀如古隧道循而進有石嵌作閨門為土塞不可入意其為蒙段古塚歟有司恐人生事立命掩之

道光志

嘉慶十九年蘭花箐

在縣東十餘里錦袍山

山壁間土皆溼以箸插之清泉湧出滔

滔不竭盛以鉢盂須臾即滿或云可以療疾村人有患病者取飲即愈自是取者益盛每患疫時往來殆無虛日後即其地建靈泉大仙祠未兩月泉遂涸間出亦不靈

道光志

嘉慶二十一年丁丑滇大饑居民多挖淡紅土以食呼爲觀音粉附近各州縣亦然其性黏膩腸胃且澀多食者大便閉而死

道光志

雲南畧峩縣監生李昭雄於財而爲橫鄉里有矣羅厄者其佃也以女妻李任氏固少艾雖布素不飾而天然風韻撩人昭瞥見心醉爰設謀認任爲義子數饋問相往來既習蹈暇戲矣曰夫李氏殆非人花枝照泥吾爲子羞子獨無意乎矣不對面紅亟掩耳走如是者數然素畏其橫未敢言惟望影趨匿密自防閑而已昭深銜之一日歸

省瞰其室無人闖然入遽前擁之矣出其不意且號且詈撐拒良久力盡聲嘶衣帶俱斷父母聞聲趨視昭乃攬衣起從容去羅厄夫婦懼其凶暴但相持涕泣置不敢較而昭轉羞爲怒曰彼蠢茲者旣不可生致矣惡用此畫中人爲盍了之以洩吾忿兼絕吾念越日遂呼其佃李呢把普迭媽二人伏村外自往矣屋伺之適矣出小遺方解襪蹲地昭暴起挾之走矣大號罵倏忽至村外大樹下叱普迭媽執矣手自將其衣袴盡脫縛懸於樹分兩足掛橫枝叱李呢把抱柴然火二人惜其美憐其慘叩首代爲乞免羅厄夫婦並其壻亦奔至目擊氏狀同撲地哀號求釋昭愈怒叱聲如雷曰爾等敢再言一併細打遂然柴向矣曰爾亦知有今日乎矣厲聲曰願使骨焦豈受賊污耶倘死而有知必爲厲鬼以殺汝於是煙焰上衝人樹俱灼昭乃叱

李普二人解其懸肩置僻處掩埋而去而羅厄與任儒人也仍置不敢較矣從兄文九聞而踢地曰光天化日之下有如此淫凶者耶是而可忍烏在生爲遂奔縣呈訴昭聞自知不免乘間縊於戶有司定讞上其牘以昭擬大辟立決李普各以絞決監候戮昭尸籍其家

秋坪新語

道光志案以下俱無時代可考始附於此

府北九十餘里有山上盡寬平多美草羣爭牧馬一人見有物在山下白質黑章行動頗馴遇牛馬不噬搏衆奔以爲虎越三日復遇擬共迹之已不復見有識者曰白質黑文似虎而馴不踐生蟲不傷畜類考之圖記是爲騶虞

開化府志

郡西聞曾廣有至性母疾篤割股煎湯以進疾少愈廣復炙其肉爲末啖母母睡夢中呼云還肉來忽一物從梁墜下如雀躍不已其婦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清

三四

急捉之則鮮肉一瓣也呼廣視廣睹己肉驚愕不能言從之不見

臨安府志

通海縣治北三里秀山下有水源自河西縣流注瀦爲湖俗名海子周圍八十里水泄不通有神僧過此於是沼東北石筍叢立處以杖穿穴水始洩出通海之名本此

舊志

雲南之南國人有犯罪應誅者國主捕之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過願爲僧國主許贖之遂髡髮環耳衣禪衣故其國人爲僧者多諺云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本此

田汝成炎微紀聞

白馬里民入山劬藥掘得銅像一頭戴隻鞞狀甚奇古鑄工亦極精不知爲何物也村民立祠祀之

道光志

甯州諸生豆芳耨於鳳山之麓妻王氏餉之里人有逐豹者豹挺而走至芳前搏芳於地將噬之王氏從後力持豹尾豹不得逞旁有耕

者二人趨至以鋤擊之豹立斃懸之樹大如虎觀者如堵至今過者皆曰此王氏搏豹之地也

臨安府志

狼底秀水者地本無水土弁每承襲後大聚部落盛陳儀從至彼掘地覆以斗笠令夷巫祝之至次日揭笠有水取而飲之甚甘曰飲秀

水

鎮雄州志

城東南一百里普漂村腳禮社江上夜有火光燭天土人相傳有犀牛潛伏其中又云蛟龍居之岸上有瀑布百十丈飛奔入江元人羨其水利引以溉田洞內忽聞金鼓之聲江水騰沸數百丈山爲之動里民因其怪異遂止其工

元江府志

鄧川臥牛山麓有塔凡十三級唐寶歷中蒙氏建年久將傾康熙三十三年五月間有秦工人以木屑犖正之人共驚爲神工

鄧川州志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清

二二五

乾隆間黔人朱射斗投軍來思茅撥守永靖關以無家且貧拜關前村嫗爲義母以圖其縫紉洗濯嫗愛朱逾己出凡飲食衣服顧卹備至後金川用兵朱辭去投効金川營以功得官越十年來鎮普洱乃微行尋嫗贈以百金

道光志

東川當乾嘉間銅廠甚旺各山林木悉伐供爐火民間柴薪頗乏道光末田中忽生土塊色黑可然但氣微臭名曰草皮用以代薪頗便貧民蓋當年蔓海中荻根蘆葦腐化而成後海變爲田覆土耕種此物遂留田下故惟窪田有之貧民貪取熟田皆荒同治六年藩司岑毓英統兵過境謂有害耕作且非久計乃教民樹蓄今樹皆成林而此物亦遂稀矣

光緒志

道光乙巳永昌回匪不靖提督西道悉以本標兵從征攻大理府城

空虛時有匿名揭帖稱星回節漢民將殺城中回衆又永昌回人數百直入龍尾關聲言來修春間月街漢人誘賭之隙且索派川資欲激之以爲亂有司以城中兵少極力鎮靜令回紳安慰外回禁止火炬是日黃昏後即令漢民閉門不得出外閑游更初忽大雨傾盆雷電喧擊達旦不止城中積潦三尺回衆以雷雨不得逞乃斂兵而去

道光志

新興州城南二十里古城村有寺貢生嚴鏞授徒僧寮是年來雙燕巢樑間秋去春來歷三十餘年每年哺雛數與鏞學徒進學人數實符屢驗不爽一歲當哺雛時有瓦雀遺卵其中燕並其二卵覆之哺而成翼始各飛去是年進學者漢人二夷人一人共奇之

道光志

胡正才永昌城南三岔河人偶牧牛於山遇人傳以迷藥歸遂自稱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清

二六

獲天書以硃筆蘸藥點人舌人即迷惘盡出家貲與之且死相從旬日得衆千餘各飲以香水執械前奔咸豐八年擁衆直犯郡東城官兵開門出擊擒數百斬馘亦數百獲正才被擒者次日悉醒問之惛然乃殺正才而貸其餘

永昌府志

施甸烏土寨後山巔有智井深窅莫測咸豐間民人湯發結伴賈遠方道經寨日暮宿焉有賊偵其挾貲夜半圍宿處擄至井邊殺其伴投井中發懼甚躍入井昏絕井底良久始蘇以手摸索覺井旁有隙蛇行而入數武漸寬可匍匐行隨其曲折冀得出路倦則少息不辨昏曉久久忽覩天光懼賊猶守洞口伏聽寂然探頭出視盡懸巖循巖而下至村落詢其地則姚關也始知墜井已四歷昏曉矣乃星夜

馳歸

同上

咸豐間東川農人鋤地得銅器一具狀類鼓面刻篆文以杓擊之聲頗細擊以輒物則訇然聞數里識者曰此諸葛銅鼓殆征南時所遺不知何時流落至此營官聞之購存武庫近又有得諸以濯河邊者狀亦相同

光緒志

滇亂十餘年各省協兵協饒不能源源而濟郡邑防勦兵饑皆資民力民各貪生莫肯用命滇民素稱信佛當事諸人遂假神道設教立壇壝講善書並創爲降像傳言謂某日神將臨壇則率衆人伏壇下神至傳言代語忽指一人曰爾當臨前敵吾助爾成功又指一人曰爾當出金錢若干吾佑爾免難出而勝則曰吾終助爾後臨陣無怯收爲神兵脫有敗衄則曰某非忠誠故降之罰愚民信之儼若仙佛之臨上質旁心志頗固故神兵勇敢較爲得力其始僅一二邑借作

民氣而人心所注神或依焉間有靈異遠近播揚當兵荒之際蚩蚩者氓求生無術聞其靈跡信爲可恃以故通都大邑僻壤窮鄉無地不設經聲佛號達旦徹宵竟至營已破矣賊已入矣兵加於頸猶跪壇中舉國若狂迷而不悟本意旣失遂使狡詐之徒得借以營私以陰隲不可明言聳動愚民竟有捨財貨於暗陬施粟帛於昏暮彼神所降詩歌鄙俚不文字跡模糊點畫皆譌猶復倩人改正禍棗災梨剗剗問世十餘年間蔓延三迤其勢滔滔莫可終極承平以後當事諸公各有執業事乃寢衰即有偶一爲之而信者稀矣

上同

張兆麟新興人少讀書粗知大義素有膽識同治間州人爲賊所逼多附賊兆麟獨逃去投官軍捧檄援州值西逆下竄遍地皆賊官民惶恚莫知所爲州西關外大士庵賊咽喉壘也兆麟私計曰人心如

此不行險出奇何以安衆乃營於普惠橋與賊咫尺故示之弱以驕賊心相持數日一日午間鑿橋使洞緝人下伏中偵賊營營四週皆水門外一浮橋旁有小亭賊並守之偵實匹馬當先直砍賊營賊衆三十餘無一逃者比他賊來援兆麟得營已半日矣由此人心大定

賊亦氣奪

上同

同治十年五月東川大雨連旬色赤而腥蔓海四週悉成澤國洪波往來似有物搏擊水所到處隄埂爲傾史稱水鬪此其是歟

上同

鎮沅恩茂二井兵燹後瘴癘頗惡竈戶李六兼業販牛天未明即牽牛飲河中一日見河干有物蹣跚而步審之數尺大蟹也投以石不動李知有異必欲斃之亟牽牛歸覓械驟不可得又恐其遁戶傍得一鋤攜以往至則蟹行故處力鋤之無所傷再鋤則金光迸露李膽

素壯乃連鋤蟹吐毒霧漸多李亦迷惘揮鋤不休日出道有行人見李撲地傍伏巨蟹遍體金光昇李歸灌治良久稍蘇言其故村衆偕往得蟹以火爇之蟹斃而李亦尋歿兩井瘴癘由此少輕

上同

鎮沅智鄉有小村曰小那練在萬山中巖谷豁豁林木蒼翳由山巔下行三十餘里始達村村後倚高山前臨峭壁左右圍重澗若在井底居民十餘戶皆扎田二姓村人不甚入市市人亦罕至其村村有扎瓦者生於乾隆丙子年歷光緒丙子甲再週其爲人狹上而豐下靡眉而多鬚髮僅斑白齒落復生者六每晨興食雞子六枚飲酒十餘杯荷鋤田間操作類少年長子七十餘歿少子尙存龍鍾頗甚孫亦七十餘能負重走五六十里兵燹十餘年以地瘠賊不至瓦亦不知有兵荒性畏生人有耳其名而詣之者執禮甚恭一二語即避去

與以物不受強與則作嬰兒泣光緒六年同知李暢治欲致而旌之使人荷肩輿往瓦知之匿房中數日不飲不食氣息僅屬使者不忍強乃歸數日聞使者不至始破涕爲笑同上

光緒志案以下各條無年月可紀彙集於後

昆明城內圓通山前後每十數年間輒有蛺蝶數萬飛集樹間大小聯綴五色迷目宛然縞錦布繡也每來必數月乃去觀者如堵了不畏人試驚之散而復聚或以爲瑞焉何彤雲庶縵堂雜俎

木煤產昆明西北山中土人掘地數仞得之狀類樑柱榱桷或如大樹皆有文理爇之燄異他煤中得銅鐵佛像及砧白諸物質皆柔腐易化不知何代物也志舊

雲南寶石出於孟密舊爲木邦宣慰司地因其女嫁孟密遂據而有

之出寶石處名曰寶井有新舊二穴商人裹糧求之去永昌二千六百餘里可三十程地多瘴癘夷人守之極嚴稍大而色明即不令出境故價極貴然佳者亦絕少永昌府志

出大理龍首關北三里許曰和山有花焉唐以來已有之不知其名以其產於和山遂名爲和山花山下有村又以花得名曰花樹村花樹高六七丈質如桂色白香聞數里瓣十二出應月數閏則增一歷驗不爽或稱爲仙人之遺花爲他處所無每花時遊侶常集踐踏田禾居民病焉遂斧其樹今已無存鄧川州志

白塔甄有字曰唐尉遲敬德監造與省城東西寺塔甄字同或疑爲唐尉遲恭非也考曹溪一滴中載滇之高僧證祖者五宗諸師下有益州雙流尉遲和尚名敬德蓋其所造也又滿海場妙光寺樑間亦

書尉遲敬德造即此人也

大姚縣志

景東蒙化皆有瘴至永昌尤甚瀾滄潞江水皆深綠瘴時則紅煙浮江面日中無敢渡者其瘴起自春末秋盡乃止夾岸草頭皆交結不可解名交頭瘴至時行旅裹足居民多黃瘡惟婦女如故明楊慎元謀行云十月草交頭元謀不可遊固不獨元謀為然或元謀至十月瘴尚不止耳

永昌府志

瀾滄江五六月中有物色如霜光如火聲如析木破石人觸之必死或云瘴母內典謂之禁水惟江邊有之

同上

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林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水經注

吳存義雲輶錄云雪山去麗江府不遠山雪積自太古長亘數百里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清

四〇

上無草木土石峰嶸澗壑皆雪也雪光所照穀不能實每歲至四月間雲氣迷漫將山全護居民即蒔秧至九月穫稻甫畢雲氣復開寒光逼人矣民食之重天心仁愛特遣雲以助農事焉

齊學表開見續筆

麗江府郭外金沙江有繩渡兩山夾江峭壁懸空怒流迅駛舟梁勢阻因緣繩而渡焉繩以篾為纜長及百丈渡有二纜一左昂右低一右昂左低兩端皆繫於巖石削木成瓦形覆纜上又縛索於木瓦垂索絡兩股以雙手攀索人已懸空將木瓦一推則緣纜下趨瞬息已達彼岸欲右渡者就左昂處坐索推之欲左渡者就右昂處坐索推之漢書西域傳烏托國有縣渡谿壑不通以繩索相引而渡當即似

此渡也

同上

光緒志案繩渡滇西北一帶多有之不獨麗江也

東西迤數千里重巖複嶺坡陀漫衍無一平區農田皆依山開築墜
隰層疊隨山高下謂之梯田上同

銅廠祀礦神最虔神嗜觀劇而畏官長疇神必演劇管廠之官皆相
戒不得鳴騶至廠云聞喧道聲則神驚匿而礦失矣蓋神本僕僕爲
之故畏見官長也不知真有所受抑造作斯語也路南州歲辦銅數
萬斤以不能足額多賠累州牧耿雲亭不勝其苦力謝任省中諸員
無敢往者大吏不得已檄徵江府兼辦其篆時徵江許菊泉太守亦
不得已而任其事甫接印即有廠報礦旺使人驗之信遂詳請給工
本一月得銅六十餘萬斤省中譁然耿以前累復求回任星夜馳往
接印日召諸廠戶至則默默相視問之云一夕礦皆走矣取前所取
礦煎之亦不成銅及一月所辦仍不足額乃復至省仍以許攝之接

印日礦戶又報云得堂礦

礦中得礦最大者謂之堂礦

驗之信遂詳請大給工本得銅千

萬餘斤以議叙加道銜余初至滇聞是事以爲故神其說及晤菊泉
太守詢之信然後雲亭以邊俸遷普洱太守會於會城詢之亦云信
然因徧詢辦廠諸人皆云礦之衰旺實非人力所能爲則神主之矣
廠皆祀神而不皆旺則又非神力所能爲矣豈地不愛寶而出必以
時固不可測耶上同

王摩詰畫雪裏芭蕉謂得畫禪滇南少雪而芭蕉則隆冬青翠不凋
叢生有至數畝者夜中或有赤丸光如火自葉中突起數丈若流星
居人挾利刃伺之見赤丸起即揮刃斷其本臥根上則丸落於懷取
佩之云可避礮火謂之芭蕉膽然取時稍緩則落於地雖掘土求之
終不可得滇中人人知此說而亦未有見者即所云避礮火亦不知

信否同上

武定東城外溝中有蝦蟆大如斗頭如硃身金色光耀射人人多見之每夏雨初晴微雲往來則虛氣煥若朝霞近不能見而遠者輒見人虛者犯之必斃飽食飲酒雖故蹈亦無傷爲害已久不知其始光緒初忽不知去向或曰官清則避去未知信否

武定直隸州志

永北縣九十月間天初明有霧自馬街河石洞中出勢若蜿蜒沿銀江泝流上至靈化山麓即東折而下須臾布滿城市江村俱在霄靄中至午方散有則晴無則多雨土人以此卜陰晴

永昌府志

鎮沅沿江有漫孃樹枝幹婆婆葉似枇杷二三月不花而實極繁一樹以千百計攢聚於根實大寸許初結色綠熟則皮縐而紅土人用以飼豕熟即須摘不摘自落須臾臭敗蚊數十從內出故其地夏間

新纂雲南通志

卷二百六十三 附錄一 清

四二

蚊較高郵尤甚旅客午後即不敢出懼蚊嚙也土人又謂之蚊子樹

光緒志

哀牢山產蛇花紋斑斕頭正方大者粗數圍長五六丈張口向日如血盆野獸過丈餘外皆吸食土人欲取之必禱於山神祠以雞卜遇吉而往則垂頭閉目繫以藤類牽犬豕不吉則目睽嗚口翕張頗能傷人其味甚美得者視同珍錯頂有勁骨非角非石以拭惡瘡無不愈拭畢注水浸骨水盡黑骨仍如故謂之吸毒石然亦不恆有其重數十斤者土人以籠盛之市諸新平鎮沅界之夏洒街美其名爲山

珍云同上

武定屬之暮連鄉金沙江一帶多擺夷有文字若蟲篆善經呪能呪人爲畜牽市中賣之得錢則遁其畜飲水仍復爲人名曰造畜呪時

必置灰竈前所化之形悉現灰上亂其形化者不能復爲人若佩印文或以穢物蒙彼首則彼呪不靈又能化大瓜拋江中以傷人知者用利刃反刺彼必自殞順刺之不能入同治前有之今亦無矣同上

楊翁名元者年近八旬精神彊健步履如少年以栽花養魚爲生當中年目失明巫醫並進年餘罔效立誓神前曰苟得復明當日日檢拾字紙不敢間斷誓期月能辨晝夜矣又期月能見道路矣遂每日黎明懸布袋腰間沿街撿拾寒暑無間年餘目竟如初從此力行不怠數十年家道日新鬚髮雖白五官未損花園在菜海子邊茅亭陂池堪娛老境矣段永源信徵集

雲龍馬梅阿侍御北上時京師旅次偶遇一儒冠者自言姓陳係江南孝廉晉京應禮部試促膝談心甚爲相得旋出一已繪之缺邊用

扇倩侍御題書侍御隨筆題云綠柳陰中一座橋半天明月掛松梢縱然邊缺乾坤在萬里江山不動搖書畢孝廉嘉獎不置即辭去至侍御殿試時上出扇示之即前日所書之扇侍御驚恐謝罪自後恩

遇日隆云採訪

光緒辛卯五月白井提舉呂調陽督辦白井區鹽務改變成法命雲井改歸官辦人民以生計因之斷絕不勝惶恐適提舉臨雲井駐天耳鹽大使署內地方鳴鑼相約至數百人之多赴署哀懇免歸官辦環哭失聲提舉佯爲許諾竈戶信以爲實紛紛解散不意該提舉捏稟雲井民變圍店哄堂上峯命劍川李軍門應舉率部隊臨井勦辦至廉得其情安撫畢始返至今諺傳爲哭提舉云採訪

河西王士章墓在縣普應山陽其碑志銘則玉溪管太史灝所撰言

士章初授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督理大同煩劇士無糜餉旋升郎中改知保定府尹下車仁廉賑饑施藥恤兵愛民率多善政歷官通政國計民瘼慷慨上言博通今古著有五經注解文章經濟表表當世按與縣志所述詳略互異且舊志僅云仕至保定府知府此碑則言歷官通政疑舊志有誤用附於此士章又有軼事一并紀之以見其生非偶然士章學齡時在關聖宮讀書一日有一異人忽臨止月餘別時言通政一會後到任果然復會士章回籍因題顏曰會仙樓燬於回變後村衆重建以復古蹟採訪

蒙自土知縣陸羨元阿只孫也明初歸附授土知縣世職傳陸欽陸榮陸剛陸仁至宏治時改土設流職除自陸氏被除後其土舍目把竊據村落各自爲長何起龍據新現城何起鳳據鯉海寨甯州祿重據土官村祿君恩據奇木嶺而沙源據安南司稱老寨勢最强萬曆

間何氏不法源以計滅之而有其地會迤東猖民流入蒙自劫擄雞街倘甸等寨邑紳尹廷俊請兵於源源從間道襲擊之斬獲甚衆天啟元年交趾寇邊源遣弟清邀擊之於龍古獲其帥翁童當事爲奏請給安南司印時祿重溺於酒色不能馭下其目把李輔順等叛歸源源以兵乘之遂破有土官村君恩亦遁歸甯州於是蒙邑諸土司盡亡而獨存沙氏沙氏勢益强貴州安效良亂寇雲南源奉調往援大破之於嵩明州當事爲奏請授宣撫司印清子如玉亦從戰有功授都司銜未幾源死子定海立定海與其弟定洲不相能會阿迷普名聲死定洲遂贅於萬氏假其力逐兄而自立於是沙普合而土司勢益熾定洲盤踞會城令李輔順子日芳竊據蒙自定洲敗日芳遂家於蒙清康熙四年日芳弟日森子世藩世屏附甯州祿昌賢叛總

兵閭鎮破之藩遁追斬之世屏出降免死充大理軍後吳三桂反給世屏偽總兵劄大師復滇世屏持劄投誠授蒙自土縣丞職不准世襲世屏築土城於縣南羊肝寨性驕暴人號曰三老虎四十三年死追繳部劄患始息

採訪

蒙自地鄰交趾境外有地曰交岡大臣武文淵所居明嘉靖時交趾亂朝議討之以文淵爲鄉導順治十六年當事遣人諭交趾宣布皇仁知縣鄭欽簡亦遣其牛羊土司使從交岡至其國其大臣武公咨奉主命遣王川伯朝陽伯二人報南貢自此始

採訪

定遠距城四十里之朶基村在萬山中與姚安交界相傳建文帝曾幸於此經一季雨水故名躲季而轉音爲朶基舊義學破屋有木額書曰祇園宗風稱是建文手筆

採訪

順治間洱源進士張卓授河南湯陰縣令有武穆後裔與同邑勢家爭山產涉訟歷數任不決張至據理判歸岳姓岳姓感之酌以金不受僉以此恩不容沒議定將家廟珍藏武穆寶劍一柄敬贈張受之告歸攜回洱源視爲至寶邑阿中立季子爲張孫堦知其貴於妻歸甯時囑陰攜歸之其劍長二尺許寬寸許稍尖顏藍色不缺不鏽柄上血厚分許觀之寒氣逼人掛壁間如有警劍先躍出鞘寸許咸豐丙辰阿以衛身負入羅坪山不知何時遺失云

採訪

鶴屬涉禽類亦候鳥也以丹頂者爲最貴產東三省及西伯利亞等處秋冬多南徙惟滇黔等省向所罕見且其性高潔往往栖止高山大林中村落城市絕少見者蒙化蠻宮居縣城之西門內其大成殿後爲五王祠祠內有古柏數章近年忽有鶴三隻翔集其上梢因樹

高院靜見者尙少巒宮附近縣府內倚翠園中亦有古沙棠樹數株與宮中古柏相掩映鶴因午砲驚起迴翔空際少頃復下集縣府沙棠樹上人見其翅如車輪頂如渥丹莫不爭先快觀一時喧囂如市而三鶴睥睨安閒意殊自若傍晚始振翮高鳴而去縣長及祕書士紳有詩紀之

採訪

咸豐十一年鹽津李永和即短辮子叛變於天星塲磴上先是李以旗置地上號於衆曰有能拜起者即奉之爲首衆以次拜皆無應獨李一拜而旗即直立衆乃推之李率藍大順鄧伯仁郭星大爺唐老么等盤踞及第鄉之落雁塲幾四十日劫掠燒殺民不堪擾該地人民乃暗乞關口吳某濁號吳四毛子督團圍剿初吳孔武有力技藝絕倫常執八十斤之鎗鈹爲客商保鏢名馳關河一帶至是乃率其

幫手皮大管事及四十名衛隊至當地塘房預遣人連掘三塘貯以水各距數十武未就而李匪已出吳持其鎗鈹刀敵之激戰多時不克連向三塘而却甫至第二塘足未固倒跌塘內遂死之匪亦尋去

採訪

擺夷日曆沿革不可考相傳初由印佛頒行若干年後有酋長名叭莽乃者征服各地改年號曰沙戛拉又名諸納音譯自紀元至今日爲一千二百九十四年其曆法每年以四個月爲一季三季爲一年一閏凡雙月爲小上半月名餅下半年月名盡朔望準太陰以六月爲歲首十一月名金十二月名剛在漢曆清明節後十日爲度歲期支干節氣及日月食均與漢曆同至推測雨晴吉凶頗驗曆書每六十年一易由地方通數學者演行

五福縣採訪